

香港紙紮師傅許先生與香港

訪問/文：李嘉言

當我在街上閒逛看到紙紮舖便會駐足凝望掛在門口紙紮品，便知「潮流興啲嘍」：Louis Vuitton 手袋，麥當勞套餐、出前一丁麵，洋房、Benz 房車、Sony DVD 機等等只是基本商品，還有 Nokia 3G 手機、Osim 按摩椅、修身腰帶，近來還有寵物貓與狗、與最新產品 Pasma 高清電視等等。由商品建構的俗世價值觀，竟然都要整套帶到死後所想像的另一個時空再次作為生活方式體驗。明明說另一個空間是屬靈界的，為何還要繼續吃快餐填「肚」，減肥修「身」，「煲」電話粥和「煲」碟，滿足這副臭皮囊？我想，可能是因為人對死亡的恐懼，所以要把它想像為另一個熟悉的空間，在那想像空間要有如回到家中一樣的感覺吧！後來看了中國作家阿城所寫的《閑話閑說——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》才知道教紙紮品與中國傳統觀念息息相關，其實是中國世俗生活的實用精神的投射：以現實生活去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多於宗教問題，就算在「非現實」生活中也是如此。

阿城是中國世俗生活的資深研究者，其著作提到魯迅在《而已集·小雜感》中寫過的一段小雜感：「人往往憎和尚，憎尼姑，憎回教徒，憎耶教徒，而不憎道士。懂得此理者，懂得中國大半。」他當初對此言大惑不解，直到某一天才想通：「甚麼意思？說穿了，道教是全心全意為人民，也就是全心全意為世俗生活服務的。」「道教管理了中國世俗生活中的一切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婚、喪、嫁、娶」，「道教由陰陽家、神仙家講究長生不老，不死迷戀生命到了極端」，「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」，都成仙了，仍要攜帶世俗，就好像我們看中國人搬進新樓，陽台上滿是舊居的實用破爛。」其實我們的世俗生活有如紙紮商品的模式不斷在變，以下讓我替紙紮師傅許先生做的訪問作為他與香港生活(尤其家庭觀念)的對照。

2123

1877年香港引入電話服務。許師傅一邊憶述，一邊找出保存了卅年前的紙號發票拿來給我看：「你看。卅年前的沙田電話號碼只有四個字，2123(為免許生受到打擾，電話號碼和舖號將不會在文中公開)。1973年，伯父初時只在自己搭建的木屋經營紙號，後來(約1975年)才搬到這(沙田)圍村內的村屋經營，我和伯父兩代在這裏已經營三十多年了。」

許師傅今年五十多歲，入行廿多年。我問：「為何您在廿多歲時才開始入行？」許師傅答：「年青時「未定性」，而且那時香港工業發展蓬勃，不難找工作。對我們本來是生活在大陸(湛江)的這一代人，適應力特別強。文革時吃了不了苦頭，但為着生存，這經歷使我更加懂得自力更生，自學能力強，到港後便在電子廠做過打磨錶殼技工、在船廠當油漆和燒焊、地盤工也當過。」

當許師傅憶述他在國內童年往事，亦道出了他們同一家族，中、港兩地相隔的家人，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。咫尺天涯，當許伯父在港以紮作謀生時，文化大革命中以打倒封建思想為名，也把中國人傳統所重視的血緣與宗族關係拆解：「文革要破除迷信，不准拜偶像，很多人都把老祖宗神主牌，神像丟到河裏。我們孩子們一邊在河裏捉魚蝦蟹，一邊執起河中的神像玩。」

吊詭的是，現在毛澤東的照片在中國成了辟邪的護身符。我問：「神像用來玩？你不怕嗎？」

師傅答：「不怕！怕共產黨也不會怕神像啦！」

紙紮屬輕工業，但眼見許師傅的手掌特別粗，我問：「您的手掌如此粗壯，是否做地盤等粗重工作所致？」

師傅答：「不是，是年青時喜歡玩單雙桿鍛鍊出來的。」師傅繼續說：「廿多年前

在電子廠打磨錶殼日薪只有 40 多元，但紙紮一套衫褲有 30 元，那時年近卅又想「娶老婆」，便回到伯父紙紮舖邊做邊學。在此之前，我有時會兼職幫他的，記得最初學做的是神位上的(紅布)花球，到現在，就算香港紙紮業已息微，但還有客人定期找我訂造大型(神壇用)花球的。我敢說，我的手工比其他人要好。」



後來師傅「傳授」了我紮丁燈的基本技巧：楠滅竹才夠韌力作紙紮框架，而沙紙有如螺絲，只要懂得順着紋路使用以網紮縛口並塗上適量漿糊，是非常穩固耐用的。沙紙是一種非常耐用的紙張，師傅說以前的畢業証書都是用它印製的。當與師傅說話時，有位外傭到來光顧買了幾張沙紙，原來它還是做鹽焗雞的必備材料。師傅幾下手勢弄好的丁燈，我結果用了兩天時間才做好，單是削竹

的技巧已不簡單，弄得我兩隻大姆指也割傷，貼上膠布。至於煮漿糊也十分講功夫的，其主要成份是麵粉和白帆，攪拌時要順時針方向。

我問：「誰是您的長期客戶？」

師傅答：「車公廟旁附近的寺院「幫襯」最長久，還有美林村原本是木屋區，半山有間齋堂也是長期客戶。初期沙田很多寺院和廟宇都未有行人路可到達，我們做好的祭品，例如：花園洋樓、金銀橋體積不小，但也要自己背上山送貨。」

我又問：「以前的紙祭品比現在的簡單得多吧！」



師傅繼續說：「是的。最早期的紙

祭品基本有金銀紙、溪錢和衣包。衣包包裹著傳統唐裝內衣褲、早晨巾、衫褲和男裝帽子(女性則沒有)。衣服的圖案和顏色，也比較樸實，只是平摺，沒有包裝。溪錢有如現在的零錢，主要是當「貼士」派給遊魂野鬼，7月14日鬼節銷量最高。以前的溪錢成份純淨，我打開紙箱便嗅到竹味，很清香的。而古代流通的貨幣是金和銀，老一輩人都喜歡一疊疊金銀紙買回家親手摺成元寶，然後放在「打包紙袋」內，一包包寫上先人或亡魂的名字和他們的名字。」

我說：「那豈不像寄郵包？」

師傅答：「是的。包上寄件者和收件人的尊稱則多由道士或我們代寫，不容有失。」原來傳統的家族輩份稱呼在道教儀式中保存得最好。

我說：「那些多位數字的鈔票呢？」

師傅答：「你是說冥幣，是後期才有的。以前冥幣上是印有香港匯豐銀行鈔票的圖樣的，傳聞後來印刷公司被警告才改了現在冥通銀行的形像。」

612123

70至80年代沙田也開始由農村發展成新市鎮，大量公共房屋落成，人口也不斷增加，電話號碼由原有4個在前面加0字變為5個字，有一段時間又改加12字



在前，變成12123。人口繼續膨脹，新界東再加6字地區字頭，號碼變成612123。

70年代香港人已開始改穿大

量生產的西服了，在紙紮品方面師傅說客人最早期普及的訂製紙紮品是衣箱和衫褲(俗稱大套)是在80年代興起的，那時售價是二、三十元一套，他一天可以做很多套。但大陸開放以後，大套可在國內大量生產，價格即急降。紙紮品的種類也開始越來越多，顏色越來越鮮艷，越來越注重立體化包裝。

家庭的拜祭方式原來與居住環境很有關係：「以前還有很多人住在徙置區，地方窄小，唯有在屋外拜祭，每月平均有一至兩次。在家內多數有灶君神位放廚房，還有祖先神位，其次是地主、天神、門神、觀音與關帝，全是木製神位。」灶君的安放可能與當時社會情況有關，那時木屋區、徙置區和 72 家房客的擠逼環境下，常有火水爐倒側引致大火的意外。

我問：「我看電影多了，以為黑社會才拜關帝。」

師傅答：「不是，不同行業拜不同形像的關帝的，黑社會的關帝手持的關刀鋒向外的，其左右不會出現其他英雄人物。我舖的關帝則代表忠義，左右有張飛和另一位結拜兄弟的。」

我接著問：「你認為當代人的「忠」「孝」「義」如何？」

師傅答：「老一輩人父母過世要守孝 3 年，他們真是很傷心的。這一代人，很多不夠誠心。有些客人一邊買，一邊埋怨說：「又要買祭品，又要向公司請假，又要上山，真麻煩！」我對此大惑不解，拜祭的事，別人強逼不來的。」

691-2123

1990 年 1 月 1 日起新界東電話號碼前加 6 字變了 7 位數字撥號。90 年代的紙祭品，款式繁多，越來越注重用塑膠包裝，燃燒時發出刺鼻氣味。價錢是越來越便宜，但也越來越偷工減料。師傅繼續說：「現在客人每次購買的紙祭品種類越來越多，用來載祭品的膠袋越來越大。金條、首飾、衣包如金銀衣紙般是普遍祭品而已，年青一輩則愛選多花款的紙祭品。貨品越來越便宜，但很多客人仍要講價。以前不會這樣的，說了多少就多少，不會講價，一分一角也不付少，以表誠心。」我接着說：「現在好些人把講價當成樂趣，一分幾毫也講過飽。你不減價就好像丟了他/她面子似的。」



師傅繼續說：「我唯有售賣不同質量的貨品作對策啦！譬如說衣包有兩種，外表一樣，但內裏不同。這份是我自己包的，內衣褲成人身比例(左上圖)，外面的包紙也較講究。如果客人說要便宜一點，我便推薦他/她買大陸包裝的，你看內衣與內褲不成正比的，內衣鈕是印刷的。(右上圖)」

我跟師傅說：「一次我好奇打開了爸爸買的衣服飾物紙祭禮包看，原來那些紙祭品都「虛有其表」的，衣服只有前幅，卻沒有不示人的後幅。紙鞋只得鞋面，沒有鞋底的。」

師傅回應：「是的。客人又要平又要靚，紙祭品就越來越將貨就價。有一位客人有一次買了你所說的紙祭品燒給先人，之後先人報夢問他/她為何燒破爛衣給他/她，客人立即買過前後幅齊全的衣服再火祭給先人。」

我笑說：「過不了自己的良心呢！」

當香港人的生活環境不斷改善時，拜祭程序也越來越省功夫。

師傅繼續說：「現在還有多少家庭的廚房會放灶君？門口的門神也越來越少人安放啦！事實很多私家屋苑也禁止擺放。祖先神位仍有很多人會放在廳，但有些人已避免有燻煙，爲了家居美觀，也爲求方便不再燒香燭，而改用插電的香燭。」

我問：「那為甚麼不見您賣電香燭？」

師傅說：「我不想賣電香燭。香燭就是香燭，不是電香，電香是裝飾品，不是祭品。一個完整的祭祀就是要經過點火、燒香、鞠躬和祈求等儀式淨化。電香燭一插電便可，那何來有儀式？何來有祭祀過程，那裏來的誠心？祭祀當中火和煙是十分重要的。」

我問：「是否靠煙燻製造氣氛呀？」

師傅繼續說：「不只這樣。火對人類的生存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儀式的中心。」

我想，火祭除了讓我們紀念先人，還再一次拉近人與大自然的關係。

師傅說：「以前的元寶很多時會一家大細一同摺，以表心意。現在多數是老人家才會摺，想更省時的，會買我預早摺好的，又或者交給家中的外傭摺。」

在後工業時代中，香港人用很多時間工作，也用許多時間娛樂。我們有時間看看今天股票行程，卻省略了對前「人」往事的回憶，對大自然的敬畏。當師傅讓我看紙紮屋的圖片時，我隨口跟他說：「你會否覺得現實大陸的樓宇也好像紙紮屋那麼「不實在」，忽然會有一天在眼前消失？」師傅只是聽着。

我問：「農曆與您日常生活有甚麼關係？」

師傅說：「我會用通聖替人結婚、搬屋、開張或喪事擇定時辰結日，我這行替人紅白兩事都辦，所以我個人則百無禁忌。」

我繼續問：「有甚麼人需要你替他們消災解難？」

師傅說：「有些孩子哭過不停，其家人便帶他們到來讓我看看，我便執拾祭品讓他們回去拜祭。事後有些家人回來跟我說，拜祭後，孩子即停止哭叫。」

我問：「你如何看這種情況？」

師傅說：「我不能以常理解釋，但孩子膽小是容易被嚇驚的。我的工作性質與心理醫生無異，都是替人解決心理上問題而已。」



環顧店內四周，這兒的擺設好像十年如一，舖頂掛着一個插電的古老電鐘「歷久常新」，依然僅守岡位為許師傅報時。師傅說這鐘由開業走到現在，分秒不差，我希望它 在同一環境中走往將來。躺在沙灘椅有時打遊戲機，有時看電視的師傅說：「這個鐘報時準確，不似電力公司的電標，越行越慢，我交的電費越來越少，卅多年後電力公司終於發現了，要維修了。」